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于湖集 卷三十五至四十 附録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陶紹侃

于湖集卷三十五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代揔得居士上相府

其一

介遲莫流落田野去歲一拜光範披露愚衷即蒙其官特達恩遇付以郡寄闕期甫及甚敢以病自列亟請祠禄屬者又蒙相公起之閑散復畀守符拜命周章

不敢辭避仰惟相公光輔聖神默運天綷海內善類悉
歸範圍元功溥博隨物賦形坏冶一陶固無難事獨其
孤畸齟齬過軫眷慈委曲生成倍勞造化始終收拾不
待禱祈其豈有才智術業動公相哉直以其手足虧折
家事狼狽憂患摧傷其窮已甚姑欲假此一官奪之於
寒餓之水火此賜大矣重念其家世歷陽兵火之後未
嘗輕去墳墓昨者山陽之命雖為佳郡然空道從出使
傳往來其憂患薰心難堪委寄而松楸姻戚又有淮東

西之阻焉令兹寢丘在他人得之或以為遠特與其鄉
黨氣俗相去甚近頃伯氏初登科第靖康敘擾攝尉期
思其也令懷太守章臨之豈不甚寵且禄優足以仁族
事簡足以養痾使其自謀不過如此感恩荷德負戴靡
勝惟當激勵綿薄旦旦惟念布宣主上德澤廣相公惠
養黎元輯和封疆之意事有可為敢愛軀命伏乞鈞察
某之子孝祥伏蒙相公矜憐成就擢侍殿坳復承闕貟
楚兼書命一緣鈞造不出他門孝祥愚鄙稚騃何以堪

此寵榮然其早聞祖考之訓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謹當夙夜訓飭使仰報君相簡擢非常之恩皎然此心有死無易

陳太傅

某伏蒙太傅貺以緘翰駢儷之文語新意工抑某也不足以辱此執事者姑欲借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以發其辭耳又惟疇昔相從則世俗之禮宜不必講乃令不然豈外之耶不敢效尤輒具幅紙即日燕居多暇台候定

復何如其何者敢冐清切之除游揚之助洪矣竊惟執事閑逸許久以有用之才而袖手旁觀人謂斯何北門西掖行有寵除頃戒諭山陽書適家君丏外祠故不果遣而來介亦復不敢回訊亟去長者尚亮之否闢開門受徒横經問疑者日益可勝欽嘆能推其餘以誨之幸也

董守

廣陵自昔豪華兵革之後瘡痍未復主上顧憂謀帥甚

艱夫欲翼蔽淮甸安集流逋疆埸輯睦而威令自嚴使傳周旋而趣辦不擾非執事尚誰望哉自聞千乘啟行日欲具書問左右因循未果記室先之辭義燦然深佩隆謙可量愧感薄遠占謝未究所懷

蘇倅

某晚學備數西省已劇超踰之媿偶玆乏使又俾兼攝賛書恐懼怵惕亡以自容所冀因來有以誨之廼令不然甚失望也正學博識當在本朝久玆回翔士論甚鬱

敢乞益護眠食以須三節之行

明守趙敷文

其頃寓居鄮郭餘十年王母馮夫人歿葬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姑而世父待制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家視四明猶鄉里執事以慈惠之師有來作牧布宣德意使田野安堵民物康阜則死者有知抑將滲漉膏澤安於地下惟公念之

歐公書豈惟翰墨之妙而辭嚴義正千載之下見者與

起其何足以辱公此賜也哉而又先正所藏印色猶新輟公秘笈尤所懷感

與宣城守

屬者伏承報政輔郡易鎮大府遴選之久及茲成命既放士大夫雜然謂宜而其獨有歎也夫道德高一世文章追在昔而徒以良二千石視之使狹厥施於一州將若之何宛陵於今最郡涪公八十字蓋圖經也儻未即來覲暇日徜徉詠歌眞有足樂者幸少安之

嚴守朱新仲

其比者還便奉真帖并石刻二詩龍溪序引既再拜欽誦斯文之妙三復卒業又再拜曰其何者而先生乃欲教誨收拾甚惠而今而後知不肖之身猶可自置於大君子之門其不忍棄捐如此也即日春事已晚不審坐觀事物之變台候何如其為養竊禄了無可言何當侍前少承耆德之緒論引望齋閤惓惓何極

其春晩嘗具記謝石刻序引之賜蓋委一親戚行其人

自臨安取間道入閩未嘗至大府以故其書不達復以見歸伏念某鄉里晚出而於事先生長者之禮其略如此則某既無可言者然猶自列云云者萬有一先生尚察其無它而恕之也即日不審台候何如經綸德業斂之一州使年穀屢豐閭里安阜者固哲人之細事耳某戇愚不學資淺齒少而今兹除授乃先衆俊朝夕惴懼先生不憐而教之復被褒惜之辭謹再拜辭避不敢當也日俟召還以既顧見之懐敢乞視時崇護即膺三節

之行

惎皇恐死罪敢言之惟先生哀憐幸聽惎伯父凡三人長尚書次嘗得官矣建炎㑹擾尚書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次伯父旣娶獨顧松楸不忍去以死惟餘一女於惎姊也馮夫人以其無父母愛異它孫嫁嚴陵朱氏有子曰俊乂馮夫人屬纊時謂尚書曰吾憐二十九無孫汝異時能官其外孫吾不恨矣二十九葢次伯父行也紹興二十五年伯父舍其子而官俊乂用馮夫

人治命以為已外生而任之命下而俊乂之父死令終
喪矣而其家日貧困俊乂大母無恙内外數十口寡姊
以書抵某言狀某欲盡取以來則寡姊義無委姑而去
欲周之則不給朝夕思之莫知所以為計伏念先生為
之師帥使境内有一夫失所者先生任以為已責況此
十口嗷嗷饑餓瀕死先生不知之則已苟知之豈不惻
然動心也哉故敢冒布腹心伏惟先生施大惠於不報
之地或有所謂醞局者月得二三十千使俊乂託其名

而食其禄以養其重親以活其兄弟姊妹以緩其旦莫溝壑之憂以紓手足之念則先生所以惠其者孰大於是

其伏蒙寵頒四公遺帖墨本語意眞切字畫勁正可以想見當時風俗之厚先生刻之樂石以表章之其於學士大夫惠矣而其遂拜賜尤極欣荷也

其晚學叨恩以榮為懼所冀肯賜其以言使其朝夕服膺周旋不失其身而今茲溢於牋牘者顧非其疇昔之

望怵惕移日伏自惟念豈不肖蒙陋不足以辱進於君子之列而當世巨公不屑教誨之也耶不然願有以賜之也

明守姜祕監

祕監名德之重學士大夫東鄉馳心日日而望曰庶乎公之來歸式是百辟吾輩之士有所因倚典章禮文有所訂正乃今猶未何也伏惟詔追近在朝夕敢以私告某伏自念今世先達巨公收拾寒畯良窮悼屈者莫如

門下故有微懇敢冒言之郭世模者自丱角相從闊達辯智溢於文辭蓋嘗慕用屈馬平時議論不苟志趣超邁竊謂宜在門下士之列世模來都干禄且二年不肯一扣鼎貴人乃不憚重江之阻願走下風世模之志勤矣誠恐不能自徹請於某以書先焉某亦惟祕監未得斯士故敢遂以為門下獻世模字從範晉人

姜叔永

某有一士度叔永必喜與之游請言之晉人郭從範者

今年三十能詩文呂居仁曾吉甫諸老先生至忘年目之為小友年益長文益奇疏爽俊特氣槩凛然可畏也僕童丱與之同硯席相從十五年如一日盃觴流行十紙立就清婉精緻若宿造者蓋於文無所不能而又敏妙來中都調官再歳未有得渠慕祕監亦惟公父子平時所以取士抑從範決不遺雖微其之言亦將以為上客凡其人之可不可其不敢重言惟叔永自知之亦不敢以交游之舊而欺門下也

紹興王與道

某伏承尚書以八座舊德内閣隆名出節建牙往殿東道雖老成蹩去搢紳貪戀然藩屏強固王室益尊某誤叨恩除屬有謁制不果躬造門闌敢謂謙光猥賜降臨感懼交并無所容措尚期朝著獲望羽儀少叙愚悃謹此仰布下執事

台守沈德和

獻歲發春共惟開府云初神扶斯文台候萬福伏念江

干一見請辭拳拳戀德厥明將再造詣拜所賜教則舟馭既凌江矣丹丘赤城令號輔郡蓬萊雲物仙聖之所出没可以朝夕賓接祕監以當世名德均逸剖符儒者之榮何以逾此顧如公宜在本朝潤色王度不應待奏最而歸耳即日朞為養尚禄無可言者日佇召還敢乞視時珍護眠食

于湖集卷三十五

于湖集卷三十六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與池州守周尚書

某獨學寡聞涉道甚淺願從當世先生長者受業解惑發其蔽蒙尚書宗工鉅儒為薦紳師表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竊懷執鞭之慕實自稚齒有志莫遂曠茲歲年

引向下風比誠難喻
尚書德宇純粹道心精微古學淵奧包羅象數之表辯
知宏達超軼英豪之右入侍帷幄出分顧憂名績隱然
聞者為起願聞明制趣還廟堂增重本朝華夏震疊幸
甚某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為郎蒲歲躐侍殿坳此皆先
達者儁過聽妄庸褒借吹嘘而上聞也惟是獻納責隆
大懼無以稱塞竊指尚未棄捐有以教詔使免於戾敢
以請某自聞尚書舟虞出峽建牙江表日欲具一紙書

問左右是致疇昔景慕之悰敢意謙尊先垂雲軆軒昂

淸幅若接光塵而傾意氣拜嘉周章弗獲辭避有愧而

已還使匆匆萬不及一

與廣帥蘇龍圖

惟黄州之後奕世載德執事又以文行政術為名公卿

番禺以南華戎錯居瀉以鉅海持節作鎮未閱歲年威

慴島夷琛贐充溢颶霧屏息人無疾癘勲績之茂當有

殊賞願覬三接之寵抒所蓄積以補遺闕亦使故國喬

木之望增重本朝幸也其拜謁未期敢以崇養為請

與廣憲

其傾聽中朝薦紳之言獨嶺南去國數千里奉使有指乃屬執事上無復有憂矣其願見君子請所以養士民之術其路無由伏惟治績之美諸公當有裏言尺一召還遂將承接

答吳子仁

其辭奉光塵坐彌歲月歸鄉感德勞於夢想獨因循少

暇只尺之書不時登於師門敢謂謙隆賜以翰墨慰薦
華寵甚非門人弟子所宜蒙被辭讓弗獲盤辟踧踖有
愧而已伏惟幸察
某晚出寒鄉首蒙中書舍人先生收寘門墻待以國士
今兹誤叨朝選躐據要津寔執事者為之權輿共惟此
恩何以圖報惟當金石一心期不累知已爾
先生德業之盛固不待稱賛置之左右誰曰不宜而曠
日於此徜徉閑居雖高懷曠達觀物之初不以用捨繫

心然使天子不盡得賢烏乎可哉伏惟廟論當有裏言吾黨之士旦旦而望

答吕教授

遠赴濠梁已臨魯頖諸儒得明師斯道有託甚善同年兄德履純固學問淵慱正宜師表膠庠遺之諸侯非所稱也廟堂當有裏言願少俟之

遠遣書尺撫存甚渥仰認眷意之厚然有疑也同年義均兄弟不當雙緘四六語寵則寵矣情則甚踈豈少誤

耶不敢效尤輒自削去非簡也惟深亮此意

答范司户

捎書甚寵非所當受又惟晚學冒進來教以頌不以規大非疇昔冀望於同年者藏去悚仄而已秋氣高潔伏惟坐曹清暇體中勝常具出寒鄉寂寞之濵濫超衆儁寔自知其不可而公朝乃以備史官之闕朝夕惴惴非朋舊推揚之過有是哉伏紙無任愧惕

答樊憲

恭以學造聖涯文傳正法所冝在上左右抒發嘉猷以輔教化奉使遠方輿議誠鬱願閙明詔入踐禁嚴吾道幸甚

某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為郎踰歲躐侍殿坳兹蓋先生長者奬與延譽轉而上聞訖用轃此第獨學孤陋誤當獻納之地亟辭弗獲震悸靡寧尚惟大雅豈弟博約後來有以教之幸甚

間者闊焉不奉書記敢意謙勤委以翰墨粲然黼黻增

責陋質罷則罷矣稱塞謂何不腆之辭少陳愚戇非敢言報也

荅衢州陳守

其敢冒言之公之屬縣吏喻其姓者子才尚書郎之子子才與家君游相好也其爲郎時子才爲同舍不以其不肖忘年顧接又好也今其子以薦及格當詣考功誠恐吏持微文濡滯其行望賢使君哀憐之俾以時受代子才老矣䑛犢之念切人誰無子惟賢使君哀憐之偕

越恐懼

與冀伯英

伯英有志於學其始也正然僕於伯英厚有一言願以獻也夫學如積水其積愈深則其流愈遠若曰我如是是亦足矣吾恐溝澮之盈其涸可待也吾里有子史子伯英盍從而問之

荅元簿

其與公别閱再歲亦聞至涇既久念遣一書致慇懃不

可得也委教先之陳義甚偉禮文縏縟施之他人可也
而僕與公將安取此哉愧感不勝言高才正學又輔之
以家傳沉涵停蓄益大以肆少須俟之即有褒擢矣
某百無一有忽躐據英游馳騖之地譬如窶人無故而
得千金鮮有不作奇祟者得深卿書意甚憐而教之乃
溢於牋牘者皆頌而不規深卿猶爾他人尚安望耶不
敢當別駕先生才一再見今已揚旌東上安問必絡繹
於塗也所甚喜者又識少公所甚恨者深卿在焉耳

與淮漕

其官以清介律百吏以忠厚恤祥刑推布德澤敷錫黎庶列城幸矣顧舊德宿望上所倚注宜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具備數於兹猶瞻風采於朝廷也

與舒州王守

龍舒兩淮名鎮治道清淨民以寧壹甚盛德也惟梗亮之操純茂之氣薦紳仰為儀表當還本朝增重形勢斂惠一州非其所耳佇慶三節之行賔客之舊當先衆人

候見於國門外矣

與淮東吳漕

某輒有白事海陵從事晏鼎元憲之世尚書之姪篤於節義守其家法賢矣久罹憂患甫得此官而遇明使者當路以身受察幸也惟執事激濁揚清賢不肖無所隱亦惟部有此士似未可以衆人視之也某未見君子敢冒言之罪且安辭

與王越帥

甚望元戎軍府一水耳繫官於朝莫覩槖𩨨戟纛威儀之盛馳神而已春氣漸融伏惟藩屏王室談笑有餘台候萬福東人受賜日益深厚宣室思賢滋切廟堂俱有裏言趣召來歸匪朝伊夕敢願保綏至和以俟三節之行幸甚

某敢有白事忠州文學江蹈雅有學行齟齬不偶眵昏頭白僅得攝官去冬自三衢徒步入闕已參吏部選亦嘗奉祠太一矣適嗣歲多休假待命兩月部中乃告示

須由本貫州縣次第保明方應格法勢極狼狽謹取其
録白一宗文書拜呈敢望台慈亟賜報發庶使羈旅得
免滯留一官得調皆門下之賜也其人刻牒已經部中
驗視去介不敢附託併斬台照

答劉司户

甲戌期集纔一再見廣衆不容接欵旋各引去於今悵
然初亦不知安所居調何官也故尺紙不至左右慕用
之誠何自見哉高義絶倫遠貺翰墨反復把玩若握手

相勞苦喜可量耶獨謹厥藏永以為好

元實之文行不當為諸侯客豈天欲厚所養而遭其進

耶潯陽江文追尋昔人感慨處政自可以資弄筆亦何

有不快於一出入息頃哉顧少遲之當有為元實稱於

朝者

于湖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于湖集卷三十七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董總領 苹

其伏蒙損教華寵仰荷睠予三復感著京口重鎮宿師如雲恩威流行形勢增雄賢於長城遠矣惟是潜藩舊賓未登侍從者執事等一二人耳此豈久於外寄哉況

茲明試備著勲績所當褒擢為奉使典州之勸又非獨以恩舊用也式遄其歸副此羣徯

虞并父

其自甲戌期集一見君子即為萬里之闊雖聲迹差池邈不相聞然意氣相傾殆若朝夕與游處者再來中都多見蜀士談道文行器識之偉且言渠州之政為西南二千石最念當何時見之居悒悒也屬聞大臣論薦於上有詔徵還旦旦以望舟虞之臨期與朝士大夫爭先

快覩既審至國門復以微志滯留欲遣問訊因循未果昨在掖垣知賜對有日方喜神明清復對敭寵靈忽奉誨告陳義温密褒稱過情某拜嘉不獲辭有愧而已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漢以來何代無之本朝獨盛頻年尤輩出而吾同年尺又蜀人甲乙推者伏想發揮遠猷克合上旨遂躋清切某托契不薄與有光焉謁制是縻無緣造請朝路邂逅瞻際有懷併須面致

張大監

歳晏苦寒共惟神扶偉幹台候萬福伏念某二年中都
數獲款侍仰蒙篤宗盟之契奬予非它人比感激恩義
銘鏤不忘大監尊翁以老成舊德儀刑本朝乃慕從赤
松子游褰裳去之寓直祕府均逸閑館高名全節照耀
宇内惜乎上東門外祖席不張洛陽丹青未傳繪筆為
闕文也豈諸公貴人欲挽留行軒未遽許遂終然之志
姑以是致意也耶一自請違已再旬浹尊信道德惓惓
發莫即日某録録官下為貧苟禄無可言也日望詔起

慰此傒佇

代揔得居士回張推官

某承喻宗盟深悉雅意某家世歷陽之東鄙自先祖始易農為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蓋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紹興初某官學吳中拜識司勲以先人與司勲有鄉里學校之舊寔父執也遂拜司勲視拜叔父之禮亦猶曲江通燕公之譜系云爾茲承嘉命敢不奉以周旋也

胡帥

屬者公在新安甞因還使寓一紙書異時公易鎮淝水其家在歷陽於公為部中民乃未能奏記典籤先辱下教以慼以媿即日不審卧護邉瑣天相忠勞台候動止萬福孝肅公一代偉人名蓋海宇其忠言嘉謨既已行之當時補衮職而起民病遺藁所傳又當使凡為士大夫者家有而日見之乃令先生所以發揮之意有在於是於名教甚惠其亦與拜賜幸矣編修所載王定國甲

申雜記一事寔其録以遺潘思濟恐欲知也先生政聲

流聞行矣召歸吏乞視時節宣盉副傾禱

淮西吳漕

其側聞鄉里耆舊誦說執事之政嚴而不苛寛而不弛

吏畏民愛從容辦治其愚不知古不知西京所謂循吏

定能如此否屬者朝廷深知歷陽治行謂此兩淮凋弊

之民欲拊摩生聚之必得豈弟慈祥如門下者朝廷取

二千石高第趣建外臺俾專刺舉昔之聯壤地者今受

察下執事簡注深矣伏惟君侯推所以惠歷陽者惠兩淮之民又將以惠兩淮者惠天下天下幸甚昔者某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今猶昔也伏惟執事尚終芘之大人家毗陵以私幹蹔至某官下謹自具啓狀

某比承擢自守藩將漕兩淮惟兹西州久孚惠政不勞設施坐以無事某也託芝蘭之契修桑梓之恭嘗附啓緘少陳贊喜今計關徹矣

某晚出寒鄉誤蒙拔擢為郎蒲歲遽躐殿坳寔繄推揚

褒寵訖用臻此辭不獲命踧踖靡遑重勤賜教禮文縟益深感著薄遽占謝未盡萬一

淮鄉百戰之餘雖朝廷委曲調護然瘡痍迄未平也矧茲歳雨暘不時農末俱病夫欲輕徭薄賦振廩勸分布宣寛大之恩類非俗吏所能非執事尚誰望也仰恃末照輒敢肆言亦明使者周爰咨諏之意予恐懼而已

蔣烏江

家君頃掾海邦寔獲事先公莫府又從公家諸父游甚

厚小人於門闌不為無事契也平昔未遂識面而令兹乃得公為吾父母國之宰抑何幸耶方念遺書竟先委教意親禮縟非所宜得感愧而已

烏江僻頃歲寇盜視它縣尤酷遺民當平時百一二歲輸王官才吳中中人一家產而往者置吏數不良更侵漁之益不聊生矣天其或者否極則泰而執事寔來下車屬爾而仁聲義氣已敷與旁薄於百里之內可賀也

上方深詔中外舉縣令之最以勸願執事勉之而已無

替其初勿謂烏江遠而有不聞幸甚

其比得家君書具道長者調護之意甚厚感著亡斁政成事簡亦復有追游之樂否項亭面山枕江四時風煙皆可以寓目若湖渺漫百里方舟載酒不減水鄉勝處異時民與官不相安則此地皆愁嘆呻吟之迹今日賢令尹過之何往不宜也

與黃監廟

其昨者伏蒙其官不鄙夷之臨顧甚寵且獲略聞議論

之英發感服亡喻奉告又教以藥石益用歎仰蓋其以為旦莫之憂者惟執事同之武陵始不知其悍驕如是退乃得其顛末方此料理則諫省既奏疏矣勢當復更定也未遽西去否儻尚再見何喜如之侍傍願致下悃此紙勿以示餘子甚幸

定海趙丞

某每聞親庭稱賢得之仲父尤詳也中間來朝蒙訪尋適以齋祭不得一見至今歉然遡風長懷有辭莫謝既

辱鄉里末契而舍弟復得聯姻魏公侍郎之家益托餘光喜可知也承已及瓜行且代歸何當此來冀遂款密區區併須傾盡

高應辰

某寒鄉晚出內視歉然不知何以受知丞相而驟茲特達成就之共惟此恩不可論報不可稱載意者七凡以某辱在末契受忘其醜侍坐之間嘗借餘論有以薦進也自冐恩除粤今由昔恐懼踧踖又不果詣光範稟謝

長者乃貽書問勞益用嘶感伏念不獲命也已將終始覆護之者舍師門尚安歸耶應辰念之

李文授

某欽服參政名德師表一世家法修明昆令季彊而執事好學自立又八龍之無雙者也蓋欲納交未敢耳昨從範道左右過相推與頗傾意氣某何自得此感慨不忘也屬有謁制無緣造門休沐之日願賜臨焉

監司

主上奬用仁術敷求民瘼故出節遣使循行郡國吏自二千石咸受察焉執事以通才正學肅將明命宣上德紓下情海山幽阻之民如在輦轂嗣聞賞最趣還漢京發所蓄積以裨遺忘幸甚

某寒鄉晚出獨學寡聞備數省闈日虞顛躓敢圖誤寵擢寘殿坳靡獲懇辭若爲稱塞伏惟門下既已委曲推與訖用臻此復當藥石傾盡俾免於戾幸也

某伏蒙遠遣騎吏馳貺書縢辭采絢麗旨趣粹密溫其

如德範之美使人意消矣獨愛忘其醜襃稱過情藐然陋質豈堪黼黻愧感無以諭謝也

帥臣

長樂軍府之盛甲於諸鎮地以古雄寄以遠重其官纛兜戟纛長茲成師兵政整暇治道清淨隱然金湯中夏震疊佇觀疇庸歸侍帷幄丕振賢業益尊主威幸甚幸甚

謝景思

屬者其官會朝漢京奉萬年之觴其數望見於殿門雖接侍闊疎然一瞻德範固使人意消矣使節還臺坐閱弦晦寤寐緒風西鄉獨寫

其始學操筆時侍御者固以文章議論為英俊稱首翱翔中都風采暴然令爾許時矣而猶為此官可為永嘆上方兼覽賢豪追録勲舊人門並用非公誰宜行有裏言也

其待罪省闈日增愧懼豈期假寵躐侍殿坳此必諸公

長者游談過助轉而上聞故有是也第獨學寡陋而冐論思之職將何以稱塞明詔惟無遐心而有以告之又幸也其伏蒙遺騎馳貺華緘綮然黼黻下賁孱懦斯榮也秪以重其愧也不腆之文謹以薦意匪敢為報願賜觀焉

趙南安

執事以諸王孫與寒畯角逐取科第赴事功令五十年矣而猶為二千石公論稱屈時方急賢公卿薦引無虛

日即有裹言也玆承積閥閱賜三品服章服與德對是可貴也無縁叙慶但切馳情

妙喜

賢上人歸具書因循久不嗣問瞻仰良極即日不審何如伏惟於慈悲願海為大津梁清涼寶山散甘露雨有識無識隨見隨聞悉皆濟度悉皆解脫弟子無縁頂禮徒勤善頌謹狀

于湖集卷三十七

于湖集卷三十八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左相送御書奬諭

某微賤不肖早上輒冒齋斧之誅敢以奬喻石刻為請重蒙某官恩慈下及即日分賜共惟聖君褒字之褒所以發揮元宰天人精粹之學昭示萬世其何者廼於私

家獲藏别本榮先焜燿里巷增輝即容躬詣鈞屏叙謝仰祈鈞照

左舉善

先生在西湖煙雨中與南北兩孱顔晤語而小人坐塵海凡仙凡殊途也猶且寄聲相勞苦此意豈可忘哉明若得暇當走隱居又須遣西子濃抹而迎前復淡粧則難行矣

江季通

辭奉名誨坐閱歲時瞻遡惓惓有懷莫寫淅河東西可
朝發而夕還也書牓閴然夫復何托獨相與傾意氣則
固若同席接膝之容頗亮此意否
季通人物學術當亟登館閣而猶為此官豈天將厚其
所養故遲之耶退食雍容專意已事涵泳演迤不可涯
涘使人望而歎耳
其蒙示書辭甚厚第㦙啟過禮未敢祗命同年義均兄
弟而復有此耶豈如上林子虛姑藉此騁辭乎不然則

繆敬而欲其踈耳其不敢効執事之失輒自削去非簡也自兹仍望以幅紙為約

都吏部賢知賢也其豈敢開薦口姑欲賛都公得士繼此當作記累左右

張侍郎

侍郎自布衣以道德文章師表天下又卓然以公輔之望歸先生者餘三十年矣大而不容身屢挫而道益伸今雖里門宴居朝野善類恃公以為主盟敢乞精護寢

興蛋副鄞鄉

其童無所識皎然此心願以身自託於門下庶幾不為
小人之歸惟古者弟子所以承師之義未甞以書傳也
今乃一再拜教溢於箴翰顧皆非其所宜得於先生者
蓋未嘗承顏接辭則宜先生之不知其也先生儻有收
拾之意繼今以往請受命
磨勘謹馳納初欲就此積閥再下朝奉郎既料理矣而
來使踵門云先生令受告當以表謝索此書亟其不敢

復留文書復來顧以見誘也

興國章守

甚皇恐春夏之閒使者會朝漢京甚數以望見為快彌時曠於馳問坐有傾遡所臨遠在江表介於大都隱然為長雄者以人重也方今急賢計有裏言惟冀崇衛以須召節

呉尉

甚獲與春鄉同登科第又得從執事游雖未暇朝夕晤

言然意氣相傾則如平生驩矣瓌偉之辭永以為好時

一把玩如見德人也何當再集遡風獨寫

執事潛心正學志其遠大至於翰墨餘事猶超軼絶塵

如此真吾黨之士所敬畏者而損書云云猥相俎豆大

過所望又不敢辭有愧而已匆匆修報言不盡意

臧宰

洪左史於人謹許可獨稱執事之賢不容口士大夫黙

來者又皆道撫字慈惠之美願托從游久矣何當胥會

遡風獨寫

朝廷方留意縣六百石戒飭奉使典州使以最聞有如治行正當舉以應詔何尚未聞也

張仲固

朞昨者公在寶婺一書往來久不嗣音但有愧悵朞蹤遠忽蒙恩除躐據通津凡鼓鐘饗鶢鶋也豈平生故人揄揚過實轉而上聞耶貽書甚寵尤見交游相予之意獨以頌不以規非所望耳薄遽未盡謝意伏惟恕察

大資政歸老於家子弟固將寵焉矧其官學行志業自為羣儒稱首儒先學宿皆所推讓其擢用固無疑矣而召節尚稽所未諭也

代揔得居士與魏彥誠

某請違德誼欲忘歲月昨者執事初還位著馳書賛喜伏蒙報教所以崇篤眷撫之意溢於牋牘區區感銘屬鼠輩聚冦光黄之間被旨督捕孟冬首途此月既望乃歸坐此踈於嗣問顧尊鄉之心則不然也伏冀垂察

主上深念淮壖之民生聚教訓有年數矣而疲瘵之俗迄今未蘇乃眷壯顧以執事專剌舉撫綏之任伏惟開濟之資追紹前輩豈弟之政為時吏師歛而施之一方直餘事耳而某也迺得分末光丐餘潤以免於戾其何幸如之伏惟財幸

徐給事

某皇恐死罪因循遂踈問訊但得之往來之人先生既遂雅志意況益佳微恙滋以平復父子相視喜慰抃躍

一再從養正書中獲聞動靜尤以釋懷即日秋氣凄厲
恭惟宴坐觀物神扶者壽台候萬福天子傾心以須大
老引疾屢辭迄遂掛冠之高樞極久虛人望彌屬願臻
六氣之和以俟黃麻之告也某為郡既無善狀而水灾
横被數州一目千里饑民不溝壑即為盜必矣控請於
朝乞閣官稅既荷恩許但常平帑廪已竭仰哺之人無
數去麥秋甚遠其將何以濟此也邊報無它吳中亦復
歉秋田之望柰何親庭已自具書侍見未期伏乞導迎

鴻祉倚須枋用

賀參政

仲冬之月常具劄子仰干鈞聽負罪屏處不敢時以姓名自達惟是區區尊依盛德慕用恩紀朝夕於心未始間斷歲律行盡恭惟旄麾在道天相忠賢鈞候動止萬福參政先生全名高節照映中夏揚歷三朝聖天子深所倚賴肆敚明命往聘殊鄰將使中原遺老瞻望馬首益堅思宋之心天下幸甚甚出入門闌積有年數獨恨

不得充傔從效奔走引睇行府神爽飛馳政此苦寒敢乞為宗社生靈加衛啓處亟聽來歸大人昨蒙朝廷委捕黄賊令遂擒馘而歸但日來所聞壯耗政爾紛紛伏想廟筭自定應之有餘某官歸期必在三月載筆為誰或云曾中躬亦在行途中可以陪讌譚也子雲近嘗得書嘗至舟次迎拜否

徐左司

某自頃拜書候使節之歸旋即侍親來宣城與縣客寄

憂虞萬端杜門不敢與人事接是故久疎遣問忽拜真帖之貺疊疊數百千言駢珠疊璧寔人之所未識又得之於留落放廢衆人躪藉之餘有懷感著當如何哉麥秋欲晴既晴輒雨不審去天尺五台候起居得何如伏惟參鑾萬徽嘉政美澤陰被宇内宜有福祥來相君子其屏迹諸况如前所云但得水菽足以養親藜藋足以蓄妻子無諸病則已官屋雖敝然其遂假以為逐臣之居恐復有以為罪者環視茫然不知所計長者將何以

教之也彌綸中臺亦既更歲華閒休暢善類引望大用
猶稽此何為耶吾儕小人尤日日以冀也長公浙西之
除直為歸覲之階耳方丈比得書手足之戚殊不能堪
繖右之行得免長者必賜調護也瞻望雲霄邈然未有
侍見之日仰乞為斯文崇養亟闢除目之播
某鄉來奏記已而鄙簡拜初冬所下教政以大人去官
因循不辦治報愧惕漠北之還閧諸道涂長者盡得其
要領以復於上伏想廟論必已制勝於萬全然則在我

之策彼為之先耶往者大人効官邊陲二年其久敵之情僞知之為詳屢以所見聞於朝獨以蹤逺不賜省察耳令兹放逐尚口乃窮豈敢復有云也諸賢輻輳來廷强國尊主眞成餘事如其輩得一廛躬耕自食其力父子團欒畢命丘樊它何敢知耶伏惟長者尚憐其情而照之

于湖集卷三十九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劉兩府

其幸甚昨者江行遂獲進拜棨戟恭惟領軍開府相公道德勲業蟠際天地内洽草木外綏邊遠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況珠幢玉節奉詔東下先聲所曁山川震疊賓

容如雲冠蓋相望士於兹時斷一望塵而拜猶恐無因而至前其也晚出不肖又方放棄湖海持剌修謁亟蒙賜見温顔傾接已過涯分既又親屈英裦從以千騎訪之於寂寞無人之境經綸之成謀宏濟之英畧開示紬繹了無疑間卓乎偉哉非可及已嘗病兹世峩冠結綬車載斗量皆齪齪為身謀不足與共事無強人意者自叅侍相公以來於今十日竊自慶抃迺知名世篤生人傑湛乎淵渟崒乎嶽峙至於得時而行雷厲風飛桑蔭

不從大功克建則亦斂然退託於不能之地弗以一毫留胷次求之古昔有道之士從容應世如此耳即日不審次舍何地上思見公與百執事都來士女望公之來何啻渴饑恭想小留鎮江亟以介圭去朝帝所區區有懷顧非筆舌所能宣盡姑致歸鄉之意仰冀憐察

代揔得居士與葉參政

其仰惟相公昨者登貳西府有識之士固已相慶知相公非苟富貴者得時而行必大有以慰中外之心既而

又相慶曰敵之情偽深矣相公親涉其庭且究知之將為上盡言於是相公來歸天下傾耳以聽迺七月丁酉相公進長樞庭而郵置所傳相公避遜之章所以復於上者蓋卓然以今日之事自任又傳聞相公歸自北鄙即於昕朝力陳機會之不可失敵患包藏宜深為備天聽旣回國勢自尊惟幄所籌罔不慰愜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竊謂朝廷狃於和議將二十年小大之臣以兵為諱軍政不修邊備闕然長淮千里東南恃以為藩籬者

一切置之度外而彼晝夜之聚蠹凶嘯毒未嘗南鄉而忘我自去春榷場廢朝廷始聳然知敵意之所在將深圖之而上下議論或未然一日復一日又至於今今事迫矣天其或者將遂悔禍貽我宋中興之基於萬斯年用是降大任於相公當是責也左丞相湯公忠貫日月精慮微一食息之頃未嘗不憂念國家未嘗不垂意人物而往時諸賢人各有心或未知同寅協恭以濟鴻業今天付相公以此事上意如此天意如此相公之與湯

公詎可不深鑒往事惟和惟一以共圖休功也哉伏惟
相公深念之饑者易食渴者易飲中原之人困於暴虐
困於旱蝗困於力役死者比屋矣遺民思宋之心如遭
水火而望救援其勢已急千載一時間不容髮伏惟相
公深念之紹興初諸將用兵淮上亳泗徐沂之人簞食
壺漿以迎我師師退敵復取之即盡屠其人以泄憤怒
然民終不悔它日我師至焉其迎我如初去冬蔣州王
俊但假托本朝名字淮北之人信以為然自蔡潁至於

河北尅期響應會俟敗獲事雖不克然以此可見吾民之心令我以一旅之衆渡淮則彼之鋤耰棘矜皆為吾用建瓴破竹莫捷於此獨恐朝廷憚於先發耳伏惟相公深念之王戚李三將忠勇自力義無返顧然發縱指示必惟其人宜得大臣一其節制事當豫定若必待敵人猝至而後為之應將無及矣伏惟相公深念之今日議事之臣翫歲愒日以相公與左丞相之所建立為不然者以十人而九秋冬之交敵或未動則是議者必雜

然謂邊頭本無事湯公葉公過為之謀又將自怠以弛吾備以挫奮義者之心患將益深悔且噬臍伏惟相公深念之其憂患摧傷之餘所欠一死登相公之門蓋自分歳晚節末路獲備使令受任之地寔在窮邊平生志願庶其少見於此去歳單車赴古將適丁闕市之變已而蒙恩攝帥除漕其生長淮甸知敵之情必不但已日夜究心心思為之憊蓋嘗縷縷白之廟堂至於十數丞相湯公深以為當然而其人微望輕動輙齟齬或者反

以為罪坐淹歲月徒自慨嘆今者相公既專宥密之寄深思熟慮日不暇給將以戡外侮而隆內治於斯時也竹頭木屑皆所不棄況如某受知之深者哉父子百口畢命驅馳指天誓心罔有二事伏惟相公憐而察之伏紙不勝忠憤激切之情

廟堂劄子

仰惟先生於從容無事之時不動聲氣為聖天子建萬世之長策遠視古昔寔所創見一昨丙子詔書既下雖

窮山幽谷婦人孺子亦皆感泣蓋所以慰率土之望昭在天之靈杜紛糾之源一視聽之歸再造炎圖端自此日而今而後知遐方之不敢侮我中國諸將之不敢輕我朝廷國勢日隆主威日振而先生之道德勲名能言之士所不得而稱載也某負罪屏處不得拜伏光範為天下賀然竊喜恩地茂勲先立使某啜菽飲水槁死巖谷之間猶有榮耀伏惟財幸

湯丞相

其比以本路水灾如許饑民無聊復迫夏秋流離道路
圜視無策乃卜中元節用道士詵肅齋三日醮於府治
奏章祈恩二十有五日本路漕司奉堂帖許令檢閣夏
税而得旨蓋十六日也恭惟聖天子出神天之本眞應
帝王之興起我大丞相以侍宸列仙來居上宰之位乃
令蠛蠓微臣冒昧有請綠函宵升皇澤朝下惡應如響
恩惠濃浹卓異之事實為創見其與此路數十萬生聚
望闕扣頭不知以何仰報帝力與我相公全活之功也

幸甚幸甚某在此雖極力以治荒政但賑給二事徒有其名無以徧給令獨有修圩一事朝廷所當加意蓋今年圩不修則明年江上無田無田則無民矣修圩藉民力民藉官給之食以活而常平米旣無餘則圩亦無自而修故今日急先務莫若於江上得熟處廣糴轉江而下積之蕪湖以須水落興工此事參政周丈頃在太平知之為詳伏望思地速賜經畫米不欲多得二十萬斛庶可從容集事伏望大丞相念之不勝激切之禱

又劉兩府

某竊瞻國之盛衰必觀諸人望之用舍謝太傅消揺東山雅意丘壑當時議者顧謂安石不起如蒼生何言若大而夸然卒之成肥水之功者安石也裴中立以讒居外兩河諸侯浸滛閒鼎中立復相忠者懷而強者畏人望之用果如何哉自五月來朔方傳聞洶洶豈惟自江以北百姓東檐以待而江淛之閒亦復騷然忽有郵書報相公開帥府以號令諸將制册揚廷恩禮赫奕凡士

大夫與夫閭巷之民田夫牧人莫不歡喜奔走更相告語以謂相公旣用則吾事必濟無復憂矣至於赤籍伍符則又踴躍抃厲以有赴敵致命義無却顧之意邉人震慴先聲所曁奉頭鼠竄遺魂落膽嗚乎休哉古未有也恭惟其官不世之功成在旦夕便當肅清宫禁祗謁寢園其無似庶將載筆後車草露布以俟獻也

其以久不省祖塋自宣城暫歸歴陽村落一二日復西上矣民間恃相公近在維揚皆得自安惟是民兵一事

朝廷憂懼近日復有約束分隷諸軍田野之人愈更皇
恐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用官井田之法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其坐作進退固已閱習而猶曰不教者
蓋謂未嘗教之以知禮知義知信知勇如子犯之所云
也今之民雖坐作進退㝠然不知乃欲驅之以當大敵
民之死不敢自愛萬一沮吾軍勢悔將何及仰惟㳟官
同國休戚知無不言況此淮民又屬戲下敢告相公具
以利害達之冕旒將兩淮民社一切罷免豈惟十萬生

靈皆出全護脫性命於鋒鏑而緩急之際不誤國事尤其大者也伏惟相公垂情無以某小子而廢斯言熟計而亟圖之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于湖集卷四十

宋 張孝祥 撰

尺牘

辭潭州劄子

某伏見邸報某蒙恩差知潭州伏念某罪戾之迹方自循省大藩謀帥遽先造化曲成之私曷可稱述顧其情有不能自已者輒吐露於相公之前昨者廣西之役不

遑迎侍違二年水菽之養一訊往還動須數月親年益高時親藥餌人子之心豈獲寧處欲望惻然推錫類之仁稍易江淮間一小壘俾得自効誓當糜捐圖惟報禮控禱僭瀆伏深震懼

劉舍人

其遠去師範屢更歲龠雖側聞尺一徵還陟烏臺長道山西掖演綸北門視草極儒者逢辰之榮事而某也宿負未洗久違餞奏欲以書為斯文賀莫之敢也追惟疇

昔以諸生被獎拔懷恩未報引睇雲霄歸依何已

某恭惟先生經綸之業得時而用蓋將躋我國家太平

之基掌帝之制獨當省署箴補袞闕體關廟社繫衆人

睥睨而不敢發先生回天於談笑之頃中興以來未有

此舉也甚善甚盛惟天下自有公論抑某何庸讚歎

某竊承賜對内朝至於移晷君臣契合實啓興運暫即

玉堂之舊將登袞位之嚴成命旣傳孰不鼓舞某辱在

門闌尤極欣感先生兩宫虛佇百辟具瞻告廷有期福

祉咸萃更冀加衛茵鼎以副天下之望先生以文章德業致身而分閫於外有此武功蓋英主側席寤寐將與共圖天下求而不可得者也召節之放雖庸人孺子咸知鼓舞可知公之德政矣門闌之舊嘗共掬溜播灑之役者喜當如何

某罪戾之迹蒙先生薦進之恩俾主留務雖成規具在可以遵行顧精神之運豈能仰及屢辭不獲皇恐祇命尚俟躬拜師門一一承教臨紙不勝懇禱之極某行役

將及近境瞻侍之日端復不遠引領轅門時自抃蹈

劉樞密

某伏審易鎮要藩升華邃殿一面之託不啻九鼎重矣伏惟萬人之英明天子所簡敬豈重湖之地所當暫留開大莫府寬北顧憂付以萬世功業帝意可以卜見也某不勝宗廟朝廷之慶

某忝承先生經術文章議論名節近世儒宗蓋一二數至於英風義氣則千載一人今日廊廟尊安邊壘寧謐

折衝之功豈無所自宰席尚虚而君臣之交中外之望如此爰立告廷恐不容緩應變守文公所優為者太平之功自此一新天下之耳目矣

朱編修

某敬服名義願識面之日甚久非敢為世俗不情語也得劉丈書又見與欽夫書知且為衡嶽之遊儻遂獲奉從容何喜如之不勝朝夕之望

某昨日方從欽夫約遣人迓行李奉告乃承已至近境

欣慰可量欽夫必授館不然當於我乎館也使令輩遣
前恐遠來者須更休耳應有委乞示下
風雨留人尊候復何如登臺詩殫勉不工出師表同上
老兄遊山亦須待稍晴未可以遽千金之軀宜自愛惜
洪濤際天溺馬殺人將安之耶
其平生慕用豈謂來湘中乃獲解后接款慰幸可勝言
懷親遠歸苛留不得至今慊然人還一再奉賜書感服
感服其老者衆動東歸之興比已專介請祠力致懇諸

公儻遂得之不旬月去此矣樞庭編摩望雖高然非所以處元晦也意者姑借此為掀擢之漸耶此間諸事欽夫諸丈書中必能詳言之政遠披承千萬珍護郎登嚴近

敬簡堂記遂煩揮翰眞可以託不朽但堂中之人於敬簡工夫殊未進須士友不我遐棄時時訓厲之耳欽夫閒相從未嘗不矯首奉思也黃君内艱可念仲隆想已趨朝更不作書懷英行已踰月臨行瀉作於背甚可念

幸而即愈渠自去歲得渴疾此不可再也

其别去再見新歲懷鄉道義不能忘也自來荆州老者病甚思歸舟楫往來江上不復定處僕亦心志忽忽百事盡廢雖如元晦一書亦不暇遣乃兩奉誨教相予之意益勤内省愧惕不但不答書可以為罪葢敬簡之功不進它日無以見吾元晦耳某自到官即請去凡六七最後乞致仕乞尋醫且欲不俟報棄官而歸諸公乃亦相察令復得祠禄矣近制不必俟代者已治舟楫載衣

橐五七日便可離此劉丈之去竒哉偉哉此行至江上當迂數程見之亦約欽夫又不知肯來否欽夫却數通書定叟將有遠役兄弟不能相舍張仲隆前後五劄議論過人皆某所不能言者歎服元晦闕期已及聞未有幡然之意如何如何某有田在謝家青山下屋十餘間下俯江流令歸眞不復出矣元晦異時或欲覽江淮山川之勝乗興東遊則僕可以奉從容於梁山博望慈湖采石之間也此外惟為斯文珍重

其近因至城西於土中得一碑砆細視之良有刻畫蓋
明皇所注道德經幢也磨治之餘僅可識郎以十夫掘
取之其半在土中者甚完字畫非經生所能及已舁寘
府中令裝褫一本去欽夫極愛之也經磨治處中有大
穴蓋以載他碑者尤古類漢碑併遣上

楊抑之

屬者敷文奏課為二千石第一廼眷寶廋實先帝謨訓
所在陞華更直用報顯庸顧士大夫交口贊慶而某獨

不遣賀牘誠以門下於此爲不足道也不識執事尚照其心否

癸未詔書凡令郡太守若部刺史之有治績者其各以敘補侍從之闕伏惟敷文莫宜此選矣尺一趣覲祗在早莫敢以私告其來歸親傍望建牙所在才數舍未皇具一紙書長者先之愧何可量也冬日邊地寒力不審台候比復何如公守邊内則能固吾圉外則使遠服歸心羊陸見稱促以此耳但玉關人老不容不亟召歸伏

惟與時御宜促裝以俟

其晚出叨踰所學未充猖狂妄行以速大戾隆寬貫其九死猶得奉祠既至濡須靜掃一室終日危坐以省昔愆它無可言者臨出都時信伯既維舟矣亦嘗僮盖至湖上存勞周渥此意不可忘也解榜見名得來示乃知小失意於上舍然來春自當巍中政爾無用此也

黃子默

其離長沙且十日尚在黃陵廟下波臣風伯亦善戲矣

前日為子默作江西後社字茫然莫知所謂至湘陰館中有題壁間二詩急雪黄花度初晴白日村者驚歎世間久無此作客謂此子默詩也斂然心服真可作社頭矣今日見計欽祖又誦數篇益奇蓋辭達於詩渾然天成風行水波偶入聲律非今之詩山谷之詩也幸甚斯文未墜於地時夜將半呼僮張燈作此紙且致怨於不我教又聞有李東老者詩亦佳獨不能以數句為僕壯歸篋中裝耶儻不棄願馳一介送似欲誦之於岳陽樓

南樓寒溪西山也

于湖集卷四十

于湖集附録

張安國傳

孝祥字安國歴陽烏江人籍之七代孫卲之從子也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策問師學淵源秦熺之子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魏師遜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

讀策皆檜熺語於是擢祥第一而塤第三御筆批云議論確正詞翰爽美宜以為第一在廷百官莫不歎羨都人士爭録其策而求識面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數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為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

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綠此初對首言乞總覽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定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會芝生太廟楹百官賀畢或獻賦頌孝祥獨上原芝一篇以諷之時儲位尚虛以大本未立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

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首肯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
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
思退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
同為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鋭往往凌轢之
至是徹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遂
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
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
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

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
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
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為湯思退所知及受浚
薦思退不悦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
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
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採度外
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
院兼都督府參賛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

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入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
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
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
知潭州為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
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金提自是荆州無水患
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民德之請祠會以疾終卒孝
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直學士致仕年三十
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

之曰必將名世

又宣城張氏信譜傳

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為于湖先生本貫和州烏江縣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秘閣修撰金國通問使邵之從子父祁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年金人逼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為讀書

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策問師友淵源秦塤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公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先知貢舉湯思退已定塤魁多士帝讀其策皆檜語復自裁擇乃首擢公親灑宸翰議論堅正詞翰俱美先蕪湖東境有龍穿岸騰空風雷夐異須史雲霓五彩光燭百里江山掩映如錦及捷聞人咸謂慶雲為公之先兆

云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宽之天下宽之陛下所不知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於九原公道昭明於天下帝特優容之時公尚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初授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

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縁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之復言王安石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者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非正黜私説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勅兼國史實録院校勘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尚虚公獨上原芝篇以諷之其畧曰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亦靡克寧饗又曰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

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覽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遷尚
書禮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公與汪
徹同館職修先朝實録徹老成畏禍務在磨稜公少年
氣鋭欲悉情狀往往凌汪徹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
故不為君子所與公曰顧自立何如思退聞之不悅於
徹之言至是徹為御史中丞乃首劾公等奸不在盧杞
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祀尋除知撫州事臨川
詰卒趨刼庫兵一時鼎沸官吏屏跡公單騎馳赴軍中

喻列校曰汝曹必欲為亂請先殺太守僉曰不敢惟所給未敷耳公即手喻衆卒聽命者待以不死隨取金帛以次支給摘發數卒叱之曰倡亂者罔赦立命斬之衆校俯伏不敢仰視闔城宴然事聞帝極嘉奬時年未三十涖事精確雖老於州縣者所不逮也孝宗即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平江乃臨安藩屛寄任匪輕公扶植善類鋤抑强暴判決如流庭無滯獄屬邑有大姓煮海蓄槖為姦利怙勢作威

禍延郡邑公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明年吳中饑乞
賴以濟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辯
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氣因痛陳國家委靡之弊且
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
應之又陳二相當同心協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復陳
用才之路太狹乞博採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
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時
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

思退言攺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

宣諭劾公為黨落職初轉運公築歸去來堂領太平州

事王侯秬更為建狀元第慶雲接日者見之謂將不利

於金人至是果符其言且自渡江以來大議惟和與戰

魏公主戰湯相主和公始登第出思退之門及魏公志

在恢復公力贊相且與敬夫志同道合故魏公屢薦公

遂不為思退所恱或者因公召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

應之等語謂公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豈知公者哉

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俄改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為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有婦不宜於夫夫商而歸婦為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為婦殺之無疑涉三獄而婦不伏公親鞫之婦泣曰實無此志顧食有魚肉以鋏承之鋏固在也公命取鋏復魚肉以飼犬犬斃因詢士人謂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殺之公命索婦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取魚肉飼犬復斃事立

為之平反婦誓祝髪以報衆大悦服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為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為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顔淵問仁章於中屏晦菴南軒各為詩文以記之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荆州當敵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内修外攘百廢具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寸金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為國為民計也乾道五

年已丑偶不豫遂力請歸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南軒為文以餞之荆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給小像祀於湘中驛南軒為之贊既歸蕪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江而貧窘者公輙賑之新觀瀾亭以集同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臺榭吟咏殆遍而悉為之題識蕪湖都水陸之衝舟車輻輳民甚苦之屢籍公為之庇令邵宏淵擁兵還鎮所過市肆皆空蕪民甚恐轉運公與淵有識公作書以逆之至則自

糴米數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車犒師江上衆得餉揚帆而去遂秋毫無犯丞袁益之迎至江滸士民夾道指日夸艷庚寅冬疾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為之罷市兩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盡之嘆公性剛正不阿秦塤同登第官禮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詩詞雄麗尤工古調有于湖集四十卷嗟乎惟公起布衣被簡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

卓然絶人歴事中外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懐其德所至有聲奈何筮仕之初見忌於檜既而不恱於湯旅進旅退向使得召行道天錫永年斯世斯道之寄經天緯地之才當必有大過人者卒不能究其所施齎志以没惜哉參知政事孝伯世稱賢相孝曾以節義聞孝才孝章以文學著公之諸兄弟也賢才萃於一門公實有以啓之子太平公易簀時方髫年從諸父從宣城既而從事素書合門蔭不克磨勘者二十年今皇帝登極建元

始得蒙例選授登仕郎孫永通今授承事郎委子以傳以余嘗得侍公且生則同鄉從則同邑知公之深也義不忍辭因擴實所聞而次序之以備觀風者之採云紹熙五年甲寅歷陽居士陸世良書於蕪湖介清堂

宋官誥八道

初補承事郎授鎮東簽判誥

勅賜進士及第張孝祥朕勅天之命夙夜祗懼茲親策多士於庭爾以正對發明師友淵源之義深契朕心擢

冠羣英僉言惟允授爾京秩賛畫輔藩此我朝待掄
彝典也往欽初命益務培養器業將於此乎觀可補承
事郎特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奉勅如右牒
到奉行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轉宣教郎誥

勅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録院校勘張孝
祥朕順古道率由舊章聖繼聖明繼明共仰列宗謨烈
之美疑傳疑信傳信尚稽諸儒論譔之功固知放失之

多蓋亦顯承之缺是在武丁之孫子任亦匪輕迺資叔向之春秋言皆可考成功惟允褒律宜優爾學有淵源詞尚體要老氏藏室聯輝奎壁之間曽史策名補藝炎興之際用巳志鋪張而不詭合諸儒褒貶以為功比及三年可傳百世有晉王虞宋徐沈之善無丘荀袁高韋劉之譏卓識所資禀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之藏論賞詔功陟明有典爰霈丹宸之渥申躋文右之階揚鴻烈而章緝熈既藉發揮之力率純德以勵忠孝

尚堅報稱之心可特授宣教郎依前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録院校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除秘書郎誥

勅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録校勘張孝祥漢之藏書天祿東觀命馬融劉向為郎至唐則掌四部圖籍有三人焉非第一流曷稱兹選爾以經術之淵源負掄魁之聲望曳裾册府校讐甚優秉筆史筵討論靡倦

爰命進典中秘以倡斯文異日玉堂詠明皆權輿乎此可依前奉議郎特授秘書郎兼國史實録院校勘奉勑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除著作郎誥

勑朝奉郎張孝祥詠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後闕

除禮部尚書郎誥

勑朝清郎張孝祥本朝除郎之路雖廣其要有三曰館閣曰寺監丞曰監司郡守近自列聖以來郎非監司郡

守不可得雖然豈所以待掄慰者乎爾以清文興學崇論鯁議對策大庭朕嘗親擢以冠多士入儀班著夙稔直聲行已非磷緇立朝有本末朕未嘗不懷其賢也去把郡麾又淹家食起之槃澗俾佐秩宗於是得一佳禮部矣潔齊以俟朱祓方來可依前朝清郎特授禮部尚書員外郎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年月闕

轉朝散大夫誥

勑朝奉大夫新除儀司郎官張孝祥等生民立君旣尊

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阼之初亦爾羣臣委質之始粤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任嗣選爾勞張孝祥可特授朝散大夫行尚書儀司郎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隆興元年三月一日

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誥

勅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張孝祥鳳掖演綸進涉玉堂之漸鑾坡入直尊居鈴索

之嚴矧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職念茲榮選必屬洪儒爾學窮閫奥文冠掄魁治道敷陳洋洋晁董之對皇猷潤色渾渾虞夏之書屢柄郡麾久膺閣職茲緣西掖之班延入北門之直啓沃謀猷追典謨於三代發揮詔命新瞻聽於四方往服寵章永堅素守可依前朝奉大夫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年月 闕

除秘撰改知潭州權荆南提刑誥

中秘藏四部書班高論譔外臺奉三尺法職重澄清式

表儒猷以華使指原任左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靜江軍府事提舉學士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畧安撫張孝祥卓爾不羣之意氣裒然魁選之科名鳳尾批綸見稱古授之敏螭頭載筆方傒直前之猷後闕

陞顯謨閣直學勅黄

尚書省牒朝議大夫敷文閣侍制荆南荆湖北路安撫司張孝祥牒奉勅依前朝議大夫陞顯謨閣直學士致

仕牒至准勑乾道五年三月三日

張南軒贈學士安國公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滯以其閒暇闢堂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顧謂栻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為我敷暢厥義栻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為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為之役而

有所不給也吾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辨之若經緯黑白之分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營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怠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為紛然多事矣

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爾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負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景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

記以無忘子之言

朱晦翁贈學士安國公敬簡堂詩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儆齋扉華榜新未揭我來適茲時亦有大夫茇清觴不留行晤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蛇窟襟懷頓能舒肝膽亦已竭老僊來何方湖海氣硉矹君侯斂袂起顛越承屨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卒卒伊爾不忍逝頓首願有謁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茲焉辨不早大

本將恐懕吾輿實自箴君聽未宜忽

張南軒贈學士安國公歸蕪湖序

客問於某曰張荆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荆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暫玆往牧所以寄任之意匪輕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

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其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晝矣信如子言荆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荆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顔色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轇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役

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几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盬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繇隳也豈不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

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緼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令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獻

祭于湖先生文　張栻南軒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滙溟渤之時耶又如驊騮騄駬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稅駕之所耶此栻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閒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煒煌政事之超卓乡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栻之贊嘆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栻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

之要君深以為然孰謂曾不數月乃有此聞栻傾蓋荷知見而深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為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贈于湖詩　　張栻

桐花三月英風雨滿江城使君晚被酒千騎過友生名談宿霧捲逸氣孤雲横揮斤看翰墨笑語皆詩成人物有如此吾輩頼主盟更吁南鄰客共此樽酒傾愛我庭下竹頭角方崢嶸永懷氷雪姿寧復世俗情新篇一湔

祓凡木石足程顧言對封植歳晚長敷榮

于湖像賛　張栻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卓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跡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横逹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致又孰知其紀極者耶

挽于湖　施士衡

湧泉詞筆坐中驚天付斯文以道鳴獨步蟾宮丹桂選

濡毫綸閣紫微清絶絃慟哭人琴喪埋玉淒涼柱石傾
一見那知成永别重來天路悶騎鯨

復挽　　施士衡

十年帥鉞倦馳驅適意方謀一壑居賈誼有才終太傅
薛收無壽處中書傷心風月江山古過眼光陰夢幻虛
紅紫飄零春色盡後凋松柏獨蕭疎

挽于湖　　沈約之

荒城難訪十全醫半篋遺書世共悲寧有故人憐阿鶩

但餘息女類丈姬忠籌屢畫平戎策宦蹟常留墮淚碑

醉扣西州重回首山陽鄰笛夜凄其

復挽　　沈約之

氣槩凌雲孰敢先中興事業冠英躔朝廷議論一言定

翰墨風流四海傳恰跨鰲頭升紫閣忽騎箕尾上青天

竹林笑傲今陳跡憮𢡖江臯涕泫然

弔于湖墓在秣陵　　沈約之

晚出白門下疲馬踏秋色鍾山度蒼翠慰我遠遊客暮

投清泉寺花草獻幽寂長廊靜無人落日照西壁平生張于湖萬里去一息翻然九州外汗漫跨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顔跖文章失津梁所念斯道厄夜闌耿不寐搔首賦蕭索懐人感西風翁仲守狐陌

褒禪山有于湖所題寶塔二字　羅端明

古刹浮屠映碧山狀元題墨最為嫺遊人倦憩塵心寂雲自青天水自閑

又　李繁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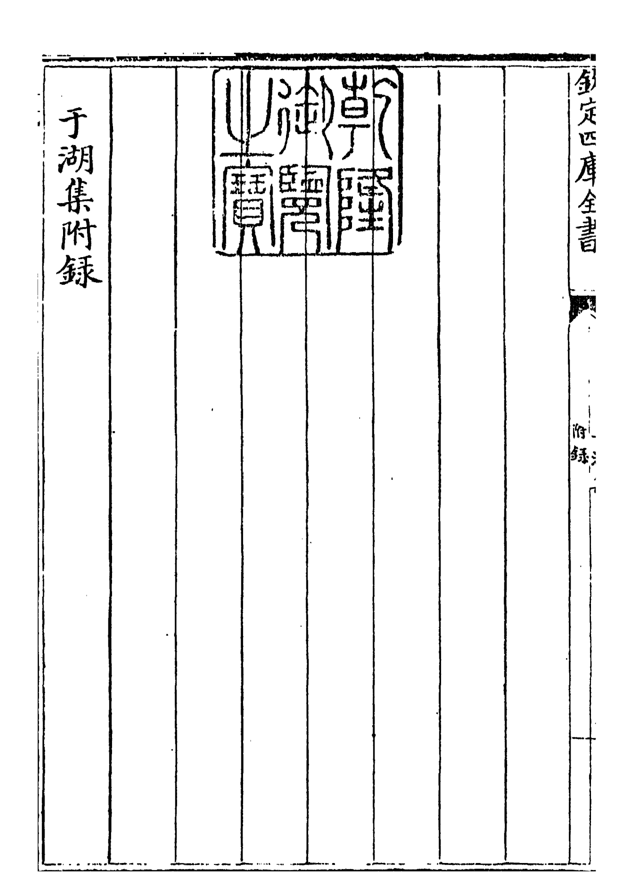
路入亂雲堆僧房四面開龜泉半泥滓龍洞已塵埃漱
竹渾忘醉穿花浪費才何人題寶塔千載仰崔嵬

和于湖萬杉寺詩　王　阮

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
山川草木只今春

復弔于湖先生　王　阮

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
黃花時節獨來看



于湖集附録